

李健吾譯

莫里哀喜劇

錢鍾書敬署



THEATRE DE MOLIÈRE

本书根据 *Collection «Les Grands Ecrivains de la France»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译出

莫里哀喜剧

第一集

〔法〕莫里哀 著

李健吾 译

责任编辑：龚绍忍

装帧设计：张小平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96,000 印张：14 印数：1—13,650

统一书号：10109·1457 定价：（平装）1.65元（精装）2.60元

目 录



序·····	1
一六八二年版原序·····	14
法国十七世纪著名作家对莫里哀与其喜剧的评价·····	24
莫里哀年谱·····	44
小丑吃醋记·····	59
飞医生·····	79
冒失鬼·····	101
爱情的怨气·····	187
可笑的女才子·····	261
斯嘎纳耐勒·····	303
丈夫学堂·····	343
讨厌鬼·····	393

序

序

莫里哀是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伟大创始人。他的喜剧向后人提供了当时的风俗人情，向同代人提出了各种严肃的社会问题。这里说“现实主义”，因为这最能说明他的战斗精神。他又是法国唯物主义喜剧的第一人，他以滑稽突梯的形式揭露封建、宗教与一切虚假事物的反动面目。他不卖弄技巧，故作玄虚，而能使喜剧在逗笑中负起教育观众的任务。

莫里哀 (Molière) 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他的真名姓是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 (Jean—Baptiste Poquelin)。他在家庭中是长子，1622年1月15日受洗礼，可能就是这一天生的。他的父亲约翰·波克兰是一个生意兴隆的挂毯商。外祖父克洛塞 (Cressé) 也是挂毯商。两家很可能有作坊。父亲还是宫廷室内陈设商。这是一种小贵人身份，有机会接近国王。宫廷室内陈设商一共有八名，每两名跟随国王一季，国王去什么地方，他们就先行一步，布置他的行宫。父亲对子期望殷切，在莫里哀十五岁上，就给他取得了继承权。据说1642年，莫里哀曾经为路易十三

去过南方的纳尔榜 (Narbonne) 布置行宫。

他十岁丧母，外祖父疼他，经常带他去玩新桥。新桥类似旧北京的天桥。当时有一个人叫达巴桑 (Tabarin)，帮一个江湖郎中叫卖，说俏皮话，演小闹剧，轰动巴黎，小市民很爱听他逗哏。那时正式剧场只有一个布尔高涅 (Bourgogne) 府，平时演悲剧和悲喜剧，也演闹剧。祖孙两个也常到剧场看戏。临到莫里哀上学前后，达巴桑和名丑先后死去，闹剧也就只在外省还有。

1635年，他进贵族学校克莱孟 (Clément) 的期间，法国文坛出了一件大事，在首相黎希留推动下，成立了法兰西学院。院士逐渐增加到四十人，成为文化人最高的国家荣誉。文艺理论家布瓦洛 (Boileau) 当了院士，据说他私下里劝说莫里哀放弃演丑角这个行当，莫里哀谢绝了他的好意。后来莫里哀去世后，据说路易十四有一天曾问布瓦洛，谁给他统治期间带来最大的文学光荣？布瓦洛回答：“陛下，是莫里哀。”不过莫里哀非学院的院士，后来学院在大厅为他立了一尊石像，下面写着这样自我调侃的话：

“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我们的光荣少了他。”

黎希留成立学院，是和他统一法兰西的雄心分不开的。他希望用三一律来束缚戏剧家的头脑。莫里哀后来写喜剧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妨碍，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受到影响。

学院成立的第二年，旅居国外的笛卡儿发表了她的《方法论》，推崇见识和理性，后来莫里哀写戏，正面人物带有类似的论点。理性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实，莫里哀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更接近反驳笛卡儿的唯心观点的伽桑狄 (Cassendi)。后者

序

好几年充当他的同学沙派耳 (Chapelle) 的家庭教师, 据说, 他一同听过课。自由思想者沙派耳一直是莫里哀的朋友。莫里哀曾经翻译过拉丁唯物主义诗人卢克莱修 (Lucretèce) 的《物性论》, 其中关于爱情一段, 他在《愤世嫉俗》(Le Misanthrope) 中引用过, 其余译稿都散失了。莫里哀喜欢哲学, 父亲却要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还帮他从外地买了一张法学学士学位证书。

就在路易十四登基这一年, 1643年 (路易十四才五岁, 由国母摄政), 莫里哀却和统治阶级决裂了, 同十几个青年, 特别是贝雅尔 (Béjart) 一家兄妹, 签订合同, 组织“盛名剧团” (Illustre Théâtre)。1649年6月28日, 在一位公证人的文件里, 他第一次用莫里哀这个后来举世闻名的名字签字。他放弃宫廷室内陈设商的继承权, 把它让给他的兄弟, 自己去做一个被教会驱逐出教的“戏子”。但是他们的演出完全失败了, 剧团出面人是莫里哀, 债主把他送进监牢, 拘押了三、五天, 由父亲做保, 应许分期偿还。剧团解散了, 但他不回头, 和贝雅尔兄妹几个人参加了另外一个剧团, 离开巴黎, 到西南一带去流浪。一去就是十二年。这位学生出身的有产者, 放弃产业, 放弃荣誉, 放弃现成的社会享受, 到人民中间扎了根, 摆脱书生气, 仗着他的人品与才具, 锻炼成为一位戏剧事业活动家, 成为受团员爱戴的剧团领导。他学习人民喜爱的闹剧, 学习靠演技取胜的意大利职业喜剧。西南各省原归孔提 (Conti) 亲王统治, 1653年从巴黎监狱出来, 跟黎希留首相的后继人马萨林的侄女结了婚, 成为剧团的保护人。

剧团的根据地是里昂。1655年, 莫里哀在这里上演他的诗体喜剧《冒失鬼》(L'Étourdi), 剧情轻快, 风格清新, 喜剧正式

莫里哀喜剧

产生了。1656年，他在贝济埃（Béziers）上演他的诗体喜剧《爱情的怨气》（Dépit Amoureux），同样得到好评。可是剧团的保护人变成一位“虔诚的”信士，1657年5月，正式禁止剧团使用他的名义。他后来还以信士的名义攻击莫里哀的喜剧。他可能是莫里哀接触的最早的一位伪君子。但是剧团的名誉蒸蒸日上，国王的兄弟出面支持剧团，1658年10月24日，剧团在巴黎宫廷演出，他和路易十四见面，国王把卢佛宫剧场拨给莫里哀剧团。

但是道路并不平坦。1659年11月18日，他上演他的《可笑的女才子》（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演了一场，受到阻挠，便停演了。这时国王不在巴黎，很可能贵族中有人捣乱，经过疏通，终于在12月2日继续演出，票价提高了一倍，观众如旧。据说有一位老军人在池座大叫：“勇敢，勇敢，莫里哀，这出喜剧真棒！”1660年，国王已经看过两次，第三次又扶着他的首相马萨林的坐椅看了一遍，还赏了剧团三千法郎。舆论改口了。莫里哀在巴黎站住了脚。

1661年，马萨林去世，国母不再摄政，路易十四把政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就在英国资产阶级闹革命的年月，法国出现典型的君主专制。政府靠卖官鬻爵来增加收入，官吏有继承权与转卖权，成为长袍贵族。路易十四自比太阳，生活豪华，穷兵黩武，唯我独尊。莫里哀赶上他有所作为的早年时期，为了争取他的保护，不得不博取他的欢心。1660年，莫里哀的兄弟一去世，莫里哀就收回宫廷室内陈设商的职位。

这时卢佛宫改建门廊，剧团没有了剧场。幸而有国王兄弟从中帮忙，要求把黎希留用过的王宫剧场赏给剧团使用，路易十四

序

同意了。从1661年6月24日，莫里哀上演他的《丈夫学堂》(L'Ecole des Maris)起，直到最后的《没病找病》(Le Malade Imaginaire)止，他的喜剧都是在这里演出的。他在《丈夫学堂》里提出女子教育问题。剧中描绘弟兄两个分担教养两个孤女的义务，严加管教的失败了。当年8月17日，剧团参加财政总监福该(Fouquet)举行的盛大游园会，他写出了《讨厌鬼》(Les Fâcheux)，写一个人要赴爱人的约会，不断受到各种相识者的打搅。戏自然有趣。可是，福该的财富引起路易十四的妒忌，一个月以后，福该被送进了监狱。

莫里哀没有受到福该的影响。他写出了五幕诗体喜剧《太太学堂》(L'Ecole des Femmes)。这是性格喜剧，也是社会问题喜剧。他把妇女教育和修道院挂上了钩。女孩子在修道院待了十三年，十七岁出来，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白痴”。路易十四从此把莫里哀看成喜剧作家，每年津贴他一千法郎。

妒忌的人们不放过莫里哀，用种种流言蜚语来中伤他。他写了《太太学堂》的批评》(La Critique de l'Ecole des Femmes)来回答。他在这个戏里谈到他的喜剧理论，他揶揄无理取闹的“侯爵”与装模做样的“学究”。敌对剧团接着上演攻击莫里哀的戏。他当即用《凡尔赛宫即兴》(L'Impromptu de Versailles)一戏来取笑对方的戏。他在这里要求演员要把戏演得自然。他正式宣告，“侯爵”是当代的丑角。他在《达尔杜弗》的序中说：“人容易受得住打击，但受不了揶揄，人宁可做坏人，也不肯做滑稽人。”莫里哀攻击一切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经院哲学和经院医学；他攻击官方一再禁止而无法禁止的高利贷；他攻击富商不择手段的

莫里哀喜剧

上升欲望；他特别攻击天主教的危害多端的良心导师。

他居然敢在天主教的国家攻击天主教，天主教把他当做“魔鬼”看待。事情发生在1664年5月12日，宗教界激烈攻击的《达尔杜弗》前三幕演给路易十四看。这惊动了国母，激怒了路易十四的师傅和巴黎大主教佩里费克斯（Pérefixe）。在天主教的压力下，路易十四传诏给莫里哀，《达尔杜弗》停止公演，等全剧写完了再作决定。当年11月，莫里哀第一次在路易十四的弟媳的别墅演出了全戏五幕。直到1666年，国母去世，顽固派失去靠山，形势才逐渐好转。第二年，路易十四口头上应允解禁，但他随即率领大军北征，这事又搁了下来。莫里哀把戏的题目改成《骗子》，把人物的服装也改了，在八月上演，但是第二天，代理国政的巴黎最高法院院长又禁止继续公演。随后，巴黎大主教张贴告示，禁止教民阅读或者听别人朗诵这出喜剧，并以取消教籍相威胁。直到1669年2月5日，教皇颁发“教会和平”诏令，各种教派停止活动之后，莫里哀才得到这出戏解禁的正式通知。他恢复《达尔杜弗》的面貌，正式和市民继续见面。从法兰西喜剧院成立（1680年）起，到1960年止，这出喜剧演出2,654场，还不算其他剧团的演出和国外的演出。在法国著作中，它的演出占第一位。

这个喜剧表现一个近代上层资产阶级家庭，家庭的室内生活密契配合。但是把戏搬到街头，伪教士不敢再调戏人，少妇不再卖色相，儿子不再偷听……，一切都变了另一种样子。家长由于迷信他的良心导师，如果路易十四不出面干预的话，就必定陷于家败人亡。因为法律是站在恶人方面的。宗教界之所以全力反对《达尔杜弗》，因为伪教士和真教士是很难区别开的。

莫里哀在《达尔杜弗》禁演期间，还写出了许多其他喜剧杰作。

为了表示反抗，他上演他的《石宴》或者《堂·璜》(Don Juan)。“穷人”一场戏，人们一看就明白是讽刺笃信之士的。既然笃信，还怎么会沦为乞丐呢？他在外省还充分领会了孔提亲王的假冒为善的浮浪生活，他在宫廷也见惯了那些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权贵人物。他把西班牙传说中人物写成法兰西贵族。戏里的父亲申斥儿子，说：“没有人品，门第不值一文。”他还让堂·璜在父亲面前撒谎，又对听差说：“撒谎已经变成时髦风尚了。”演出的第二天，莫里哀取消了“穷人”这场戏，压低了全戏的调子。连续十五场，场场客满。路易十四不希望莫里哀加深宗教界对他的仇恨，暗示他把戏停演了。

为了表示宠信莫里哀起见，国王向他兄弟把剧团要过去，改成“国王剧团”，每年津贴六千法郎。

1666年6月4日，他上演他的喜剧杰作《愤世嫉俗》。这是一出精致的贵族世态喜剧。诗体、五幕，受到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的特别称赞，被看做莫里哀的最高成就。就语言艺术来说，他把宫廷社会的虚伪和妒忌写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但情节单薄，没有力量吸引一般观众。他在这里创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男的，叫阿耳塞斯特(Alceste)；另一个女的，是寡妇赛莉麦娜(Célimène)，爱在背后评头品足，说朋友的坏话。他恨这个社会，要她抛弃这种虚妄生活；而女方却割舍不下她所诽谤的社会。他们分了手。阿耳塞斯特是喜剧人物，又是悲剧人物，后人为之一直争论不休。

莫里哀喜剧

这出戏的票房价值并不高。莫里哀马上换了一出性质不同的闹剧，背景放在农村，主人公是一个樵夫，吃尽当光，成天打老婆。老婆生了气，把他说成是名医，于是就被无知的乡绅请去给他忽然变成哑叭的女儿看病。他成全了哑女的爱情。这是莫里哀有名的《屈打成医》（《Le Médecin malgré lui》），它上演的记录仅次于《达尔杜弗》。

他在1668年写了题材不同的三出喜剧：《昂分垂永》（Amphitryon），《乔治·当丹》（George Dandin），《吝啬鬼》（L'Avare）。《昂分垂永》明写天帝裘彼特，实际影射路易十四。天帝变化成昂分垂永模样，和后者的爱妻过了一夜。胆小的听差最后以幽默口吻道破：“关于这类事，顶好还是永远什么也不说为是。”《乔治·当丹》是庆祝路易十四凯旋的，在凡尔赛宫演出。一个外省富商，娶了一位贵族小姐，发现她接受一位宫廷贵人的调戏，他每次禀告岳父母，都遭到女方愚弄和岳父母的欺凌。他最后说：娶了这么一个女人，不如投河死掉。

《吝啬鬼》和《昂分垂永》一样，题材是旧有的，他加入新矛盾，让矛盾激化了。卢梭认为这是败坏人伦的坏戏。歌德在《谈话录》（1825年5月12日）中说，德国人演这出戏时，把父子之间的冲突改成亲戚之间的冲突。这出戏证明金钱被神化后所起的巨大破坏作用，即使是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吝啬在这里变成一种绝对欲望。

怀着一种喜悦心情，莫里哀接着写了两出独具一格的喜剧——舞剧，两剧都由路易十四宠爱的意大利人吕里（Lulli）谱曲：《浦尔叟雅克先生》（Monsieur de Pourceaugnac）和《贵人

序

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前者写一个外省的土财主到巴黎同一位小姐结婚，小姐早已有了情人，一群男女流氓起来反对他的奢望。土财主把祸害他的人当作救命的大恩人，胆战心惊，落荒而逃，还依依难舍地和他告别。《贵人迷》写巴黎一位大富商，由于富而一心妄想当贵人，他被人耍弄，出尽洋相，还自以为乐，当不成本国贵人，他就做土耳其的假贵人。

1671年，他写了一出闹剧《司卡班的诡计》(Les Fourberies de Scapin)。背景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司卡班原来是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一个定型人物，胆子小，惹了事就溜之大吉。莫里哀完全改变他的性格：他爱打抱不平，为此常服劳役，他把性命置之度外，而且睚眦必报，老爷说他坏话，他把老爷装在大口袋里臭打一顿。他不再是小丑了。“下等人”在莫里哀的笔下有了奇异的光彩。

1672年，他完成了喜剧《女学者》(Les Femmes Savantes)。现在看来，这出喜剧的主题有局限性，他讽刺妇女在科学上不能取得成就。他在这里写了两个滑稽诗人，还有一个不慌不忙的幽默的丈夫，令人很感兴趣。他的目的是不要人做那些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事。

这期间，野心勃勃的音乐家吕里如愿以偿，当上了王家音乐学院院长，对一般的商业演出在乐器上有所限制，莫里哀不能和他合作了。他觉得路易十四不肯支持他了，他写的《没病找病》，本来预备进宫廷献演，也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在公演三场之后，感觉异常疲惫，他对他的夫人和一位青年（由他培养后来成为大演员的巴隆Baron）讲：“我这一辈子，只要苦、乐都有份，我就

莫里哀喜剧

认为幸福了，不过今天，我感到异常痛苦。”他们劝他身体好了再主演，他反问道：“你们要我怎么办？这儿有五十位工作者，单靠每天收入过活，我不演的话，他们该怎么办？”他不顾肺炎，坚持继续主演。他勉强把戏演完，夜里十点钟回到家里，咳破血管，不到半小时或三刻钟，就与世长辞了。这一天是1673年2月17日。

他的去世震动巴黎。天主教不给他行终敷礼，也不给他坟地。莫里哀夫人只得向国王请求。路易十四认为巴黎大主教有些过分，可能引起人民公愤。最后，大主教勉强批准了出殡，限制在天黑以后，把他埋葬在一个小孩子的墓地。据说，后来再找莫里哀的坟头就找不到了，因为早已让教会挖掉，把骸骨不知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里说：“莫里哀如此伟大，每次读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奇。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的喜剧接近悲剧，戏写得那样聪明，没有人有胆量想模仿他。”（艾克尔曼（Eckermann）的《谈话录》，1825年5月12日）。歌德讲他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读、就爱莫里哀，我一生向他学习了许多东西。我每年一定要读他几出戏，好叫自己保持一种经常和美好事物的接触。我不仅喜欢他的完整的艺术手法，还喜欢诗人那种可爱的自然、高尚的心灵。”（1827年7月28日）。

歌德的谈话对了解莫里哀有很大帮助。欧洲整个十八世纪的喜剧都是从他这里派生出来的。丹麦的霍尔贝格（Holberg），英国的谢里登（Sheridan），意大利的哥尔多尼（Goldoni）……都因师法莫里哀而见称于世，但是形象总不及他那样高大。

序

首先，他敢于把生活写透。第二，他敢于把矛盾写透。第三，自然而然，是他敢于把性格写透。第四，他善于把戏写透，这和他敢于把矛盾写透是分不开的。他的喜剧使人有悲剧之感，未尝不是这个缘故。第五，他特别重视自然面貌，许多不合理的情节，他能让它自自然然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象《昂分垂永》那样的神仙戏，胆小的听差在口语上处处给人一种平易之感。他总是水到渠成，顺水推舟，不给人以勉强之感。第六，他亲近他的观众，他所嘲笑的行为、人物，都扎进观众的心里，和他有同感。据说，浦尔雅克装成女人，逃出巴黎，在观众席上出现，向流氓招手感谢，也说明这个道理。最后，他之所以能把性格写透，他在创造人物上能使观众满意的，是戏里每一个人物，无论资产者、贵人、农民、少爷、小姐、佣人、流氓，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说合乎各自地位的话。他的主要人物都有阶级性格做底子。这最后一点也可以说是补充第三点的。据说，布瓦洛给他起了一个“静观人”的外号，他确实不辜负这个外号，他的敌人也说他：“我先见他靠着柜台，姿势象一个人在作梦。他眼睛盯住三、四位买花边的贵人，表示用心听他们说话；看他的眼睛移动，他似乎一直要看透他们灵魂的深处，听出他们心里的话来。我简直相信他有一个记事本，藏在大衣里面，不让人看见，在记他们说的最入耳的话。……这是一个危险人物。”这是布尔高涅府剧场上演一出糟蹋他的戏里的话。但是，在刻划“静观人”这一点上，却帮助人们说明了他爱观察的习惯。一般人认为他远在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多年以前，就点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之火。总之，象他那样勇敢的喜剧作家，后来的喜剧作家和他一比，资产阶级的烙印反而深了，也胆

怯多了。所以法国人说起他来，总爱用“无法模仿的莫里哀”（inimitable Molière）来评价他。

莫里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一位出众的导演，还是一位成就极高的优秀演员，他还培养了一代群星灿烂的表演艺术家。他是法国戏剧历史上贡献卓越的戏剧家，也是整个欧洲戏剧事业发展的推动者。

莫里哀共总写了三十三出戏，其中有最早两出小闹剧，不具名姓，和他后来的戏都有类似处，估计是他早年流浪江湖时写的。一般人归在他的名下，我也如法炮制。此外，他约年老的高乃依（Corneille）合写的神话剧Psyché，我不译了。另外五出，全是宫廷的喜剧或舞剧，不为一般人所重视，我也不译了。我一共译了二十七出，都是他现实主义的辉煌收获。我勉强译出，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又，在付印此书时，我有幸读到1963年《莫里哀百年研究成果》一书，作者是法国国家文献局局长玛德兰·玉尔让Madeleine Jurgens与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伊丽莎白·马克思费尔德·米勒Elizabeth Maxfield Miler两位女士。后来又有幸读到乔治·蒙格赖狄焉Georges Mongrédién的详尽的年表，书名是《莫里哀》，这是他把十七世纪的有关莫里哀的材料和原文全部搜集在一起，多年精心之作的两卷大书，由“科学研究国家中心”印出。仗着这本书，我又补进了一些十七世纪著名作家对莫里哀的看法的材料。最后，我更更有幸读到法兰西学院院士彼耶·嘎克扫特Pierre Gaxote的《莫里哀》大作，里头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书是1977年出的，彩印者是夫拉马瑞央Flammarion书店。我借用了他几幅

序

插图。此外各剧的插图是1682年全集本彼耶·布立萨尔Piere Brissart的最早影印的版画。全集本共分四册，由杜尔Touchard先生编辑，于1958年成书。这里也选用了一些有关的插图。谨在此对他们各自的重大成果表示感谢。

李健吾

1981年6月20日

一六八二年版原序

这里是已故莫里哀先生作品的一个新集子，多了七出喜剧，比先前印行的本子更准确。印刷人的粗心大意留下了大量重要错误，甚至在许多地方删改了一些诗句。在这个新集子，这些诗句都得到了改正；出力的人们给公众送上的不是一份微薄的礼物，因为我们每天还看见有许多集会上演这位著名作家的喜剧，对纯洁的诗句，大家一定会分外感到喜悦。我们不妨说，没有人比他更懂得怎么样来完成这条法则：喜剧在娱乐之中教育人。他取笑人们的缺点，同时教导他们怎样来改正，我们也许今天还会看见他谴责过的同一愚蠢言行在流行，如果他根据自然描绘出来的人物不是许多反映真实的形象，而他所扮演的那些人也没有从这些反映^①中认出自己的话。他的揶揄是精致的，他取笑的方式十分微妙，尽管他在讽刺，对象不但不生气，反而自己也在笑那些根据他们构成的滑稽人。

他的名姓是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他是巴黎人，是一位宫廷陈设商的儿子，年轻时就继承这小贵人身份，在本区承担这